

記憶中的青瓦台



外交圈
延靜

青瓦台是韓國總統府，因藍色屋頂而得名。我出使韓國期間，曾有機會多次進入，留下深刻印象。

青瓦台位於首爾鬧市區舊區，是一個很大的院落，樹木蔥鬱，環境優雅。這裏曾是一座古代建築，朴正熙總統後期遷入，盧泰愚總統任職期間大興土木，遂成現在的規模。內中有多棟樓房，總統在此居住、辦公、會客，招待國賓，也多在庭院中的迎賓樓舉辦。

我第一次進入青瓦台，是一九九一年十一月隨同錢其琛外長去首爾參加亞太經合組織第三屆部長級會議，接受盧泰愚總統的單獨會見，不過當時已是傍晚，來去匆匆。次年，即一九九二年八月，中國與韓國正式建交，我於九月又進入青瓦台，向盧泰愚總統遞交了國書，之後開始正式履行公務。那次正值上午，天氣晴朗，青瓦台的大草坪賞心悅目，古香古色樓宇更是炫目，真正感受到它非同一般。

金泳三總統執政期間，每年初夏在青瓦台東側的大草坪上舉行酒會，招待駐韓各國使節夫婦。綠色的草坪，白色的桌椅，加上使節夫人盛裝，形成一幅斑斕的畫卷。總統夫婦在使節夫婦中穿行，問候交談，隨意而輕鬆，每次都度過難忘的時刻。

我還不止一次陪同國家領導人進入青瓦台，會見韓國總統。一九九八年四月，時任國家副主席胡錦濤對韓國進行正式友好訪問。金大中總統破例，會見後設宴盛情款待。席間，金大中不止一次感謝多年來中國給予他的支持，並表示相信中韩關係一定會發展得更好。我坐在兩位領導人身邊，既感到榮幸，也感到肩上擔子之重。

但也不諱言，青瓦台對韓國人來說，多少愛恨交織。韓國多位曾進入青瓦台的總統，命運多劫，不是在任期間遭到厄運，就是下台後不得安生。青瓦台畢竟是韓國最高權力的象徵，仍有不少人願意進入。青瓦台戒備森嚴，一般人難得進入，而一旦有機會進入青瓦台，就覺得無比「榮耀」。

一九九八年八月，我任期屆滿回國，在離開的前兩天，金大中總統在青瓦台會見了我。因為各國駐韓國使節近百家，大使離任一般總理會見，總統是不見的，金大中的破例會見，表明他對中國的友好情誼。我還記得那天，金大中還特別談了對朝鮮統一的構想，他主張不要急於實現統一，而應着重於開展交流與合作，為將來統一創造條件。金大中作為著名政治家，他的遠見為後來的韓朝關係發展所證實。

開卷有益



潘明珠
如是我見

今年五月二十五是著名作家、翻譯家楊絳逝世四周年。翌日，港澳愛國企業家何鴻燊與世長辭，結束他傳奇的一生。在紀念他們之時，我重看他們的人生奮鬥史，並從中受到啟發。楊絳、何鴻燊，一位是文學大家，一位是商界奇才，兩人看似風馬牛不相及，但對讀書之重視和推崇如出一轍，且值得我們認真借鏡。

何鴻燊雖出生於富貴之家，但十三歲時家道中落，中學畢業後以優異成績考取香港大學，修讀理科，成績一直名列前茅，之後因戰爭終止學業，再到澳門謀生，開啟艱苦的創業之路。他家財萬貫，被問及成功的祕訣，他認為最重要的就是讀書，如果可以，他曾想重返校園讀書。他深信讀書獲得的知識，是別人永遠拿不去的財富，也一直鼓勵子女要好好讀書，其子女大都深受父親教誨，致力學業，成績甚佳。

楊絳是著名學者錢鍾書夫人，書香世家，一生跨越兩個世紀的人生起伏，晚年仍專心治學，著作《我們仨》回憶她一家三口那些愛與痛，快樂與艱難的日子，娓娓道來，感人至深。她在九十六歲時，仍出版散文集《走到人生邊上》，以優美文筆和深情睿智，探討人生的價值。

「人之所以不斷成長，就絕對是有一種堅持下去的力量。好讀書，肯下功夫，不僅讀，還做筆記。人要成長，必有原因，背後的努力與積累一定數倍於普通人。所以，關鍵還在於自己。」楊絳如此勉勵年輕人讀書之重要，不同程度的鍛煉，必有不同程度的成績。我們追思逝者時，亦可仿效他們治學，一生成就，離不開好好讀書。願與復課的學生們，共勉之。

又見春風屬後生



黛西札記
李夢

當代詩人席慕蓉寫過一首詩，名叫《一棵開花的樹》，其中兩句「佛於是把我化作一棵樹……陽光下慎重地開滿了花」，光影流麗，格外動人。草木開花，寓意希望，在明代畫家沈周（一四二七至一五〇九）的《杏花圖軸》中，杏花不僅預示春色，也是畫家與友人之間情誼的見證。

現藏於故宮博物院的《杏花圖軸》為設色紙本作品，初見已令人傾心。畫幅並不算小，長約八十厘米，寬約三十四厘米，卻滿幅別無他物，只見數枝杏花。在年初至今為「紫禁城六百年」所寫的系列專欄文章中，我已介紹過畫家沈周與他的創作風格。這位一生隱居、不喜為官的布衣畫家，交友甚廣，得閒便在山野林間徜徉，因此他的作品尤以山水及花鳥畫作著稱。沈周的花鳥作品不全然似南宋宮廷院體



姚船
客居人語

踏入六月，對加拿大人來說，迎來一年中天氣最宜人的「黃金季節」。

在接下來幾個月，氣候和暖，陽光充沛，沒有冰雪侵襲，人們開始種花養草，把家居庭院打扮得花團錦簇；也可一家大小到湖濱沙灘，戲水遊玩，享受日光浴；或外出露營旅行，欣賞大自然美景，一路快樂一路歌……踏入六月，心境怎能不輕鬆愉悅？

在多倫多居住多年，對於五月仍飄雪，十月雪花到，早已司空見慣，可有時偏偏又給老天爺「蒙騙」。上月初，見天氣似乎回暖，有一兩天甚至升至攝氏二十度，心想，去年深秋從花園中挖出來的大麗花根瘤，在屋裏避寒整個冬天，該可重新埋回去吧？特意查看天氣預



自由談
賴秀俞

在近年來瞄準內地九〇後乃至〇〇後年輕人的商業類型片市場中，有兩部電影尤為突出。其中一部將一個俗套的愛情故事翻演為「小姐電影」版本的「飲食男女」，另一部則改寫了內地青春電影在新世紀以來的身世境遇。與這兩部電影原始的陳舊題材相對照，它們最後的影像呈現可謂改頭換面，化腐朽為神奇。

這兩部電影分別是《喜歡你》和《七月與安生》，均出自新晉導演之手。而它們背後的推手，都是陳可辛。這兩部電影作為陳可辛頗具「授徒」意義的監製作品，是陳可辛開始對IP進行再創作，試圖介入當代內地年輕人精神世界和心靈空間的商業嘗試。

《喜歡你》在一個愛情故事中加入美食配方，貫穿始終的「飲食」隱喻使整部電影無一處不在「談情說愛」。這部電影呈現出十足的都市浪漫愛情格調，活似一線城市商業中心甜品店櫥窗裏展示的糖霜蛋糕，全方位貼合都市中產階級的愛情趣味。

它與陳可辛多年前的作品《甜蜜蜜》形成有趣的對照。《甜蜜蜜》的「甜」是只見其形未見其身的糖衣炮彈，內在的核心實質既苦而澀。天津男孩黎小軍和廣州女孩李翹兩個籍籍無名的年輕人，在一個借來的時空，愛情只是一個無關宏旨的意外。歲月悠悠，戲裏戲外都不約而同地凸顯時間的巨大威力。戲裏的匆匆年華宣告了兩個年輕人人生與愛情的千轉百回，戲外的時光流逝讓苦澀的《甜蜜蜜》蛻變為《喜歡你》。

苦澀是古典愛情的標配，而在當代中國都市愛情譜系，甜才

畫那般精美工整，也不盡是元代繪畫的含蓄縹緲，而是在實與虛、艷麗與素雅之間找到落筆處，以至於其作品頗有「剛中帶柔」的美感。

中國古人作畫，重寫意亦重抒情；沈周即是其中代表。他的《廬山高》創作於一四六七年，題贈給自己的老師陳寬。畫作初看寫山寫樹，實則寫師生情，並以山景為師祝壽，取「壽比南山」的吉祥寓意。同樣，《杏花圖軸》看似講一場春日花開的故事，其實是為勉勵後輩而寫。事緣明代科考，會試在春天，鄉試在秋天，分別是杏花和桂花花開的時節。沈周有一幅《折桂圖》，贈與「攀花望月」的應試人，而他的杏花作品，是為親戚家的晚輩考中進士而創作的賀禮。

這位名叫劉布的後輩考中進士時，沈周已是七十五歲的老者，可我們看這幅《杏花圖軸

報，接下來幾個星期未見溫度零下，遂放心把在紙箱中的一簇簇根瘤拿到後園。

根瘤被少許泥土包裹，有的已長出嫩芽，幾寸長。我們忙着挖坑、灌水，擺放後蓋上新土，只留幼苗冒出地面。看着分散在幾個小花圃的大麗花，想像着它們將茁壯生長，內心喜滋滋的。誰知才過了一個多星期，一股北極寒流突然吹到，霜凍、雪飄，大麗花幼苗嫩葉全部凍死。真不知埋下面的根瘤是否有頑強生命力，再長新芽？記得老家有一句俗語，「未食五月糴，寒衣不入櫃。」節季時令，由不得你。

今年六月的陽光，更與往年不同。幾個月來，由於新冠肺炎肆虐，人們受嚴格「社交隔離」令限制，基本不能出門。幸而疫情趨於穩定向好，加拿大各地根據實際情況都有不同程度解封。只要遵守防疫

措施，大家都可以到外面走一走。

多倫多剛開啟第一階段放寬，市民雀躍，到公園散散步，到湖濱走一走，預約到動物園「遊車河」……雖然仍未能與不同屋檐下的親友聚會，但邁出家門第一步，已帶來難得的喜悅。直接站在大地，沐浴在暖陽下，那感覺，豈是隔着玻璃窗戶看天色所能比擬的？

六月的陽光，令人珍惜，正如在疫情陰影籠罩下，人們對被隔離的親情格外珍愛一樣。多年來，每逢周六晚上，大兒子一家都會到我們這裏來聚會，除非外出旅行。兩個小孫子每每搶着進門，喊着「Yeye（爺爺）、Nainai（奶奶）」尤其是小的，跟你抱抱，還嘟起小嘴，要你親一親。也許這是六、七歲孩子所能表達的對大人最純真的愛。捧着他幼嫩的臉蛋，凝視着那對充滿稚氣靈動的藍眼睛，輕輕一吻，似一股暖流直瀉到心坎，滿

懷舒暢。然而，在非常時期的「禁足令」下，已有近兩個月沒見過兩個孫子了，心裏總覺得缺點什麼，空蕩蕩的。

這天，大兒子又為我們採購了一周食物，送到門口，隔着防風玻璃門聊幾句。我問，「孩子在家好嗎？」「都好！」臨走時，他說，過幾天媽媽生日，買了一盆花作禮物，放在後園。我們打開開門，剛踏上草地，兩個孫子和媳婦突然從牆角閃出來，大聲叫着「爺爺！奶奶！」真令人又驚又喜。雖然戴着口罩，但眼睛都閃爍着歡樂和笑意。小孫子似乎要跑過來，他媽媽輕輕把他拉住。是啊，還沒到完全解封的時候，要保持「社交距離」。大家站立着，愉快交談，那笑聲，融在明媚的陽光中，更加悅耳動聽。

好一個六月艷陽天，給我們帶來溫暖和期望：自由自在的日子，親人熱情的擁抱……

跨界者的電影配方



▲陳可辛執導的電影《中國合夥人》及《中國女排》（後改名為《奪冠》）



是最大的剛需。曾經，在《甜蜜蜜》中，無論是黎小軍還是姑媽的愛情，都彰顯着一個相當古老的命題：歲月刀刀催人老，刻骨銘心的從來不是甜蜜的重逢，而是苦澀的等待。於是兩段愛情最迷人的時刻，都不是他們相遇的當下，而是愛而不得、不復相見的漫長時光。正所謂「相見不如懷念」，沒有什麼比一遍又一遍在懷舊中雕刻的愛情更蝕骨銷魂。但在高速發展的中國速度中，「等待」不再流行。在飛馳的社會運轉節奏中，情感的生產和供給也必須快、狠、準。《喜歡你》作為一部具有突破性的商業類型片的成功，正在於主創團隊對中國當代社會情感結構的洞悉。

《七月與安生》同樣顛覆了以往內地青春電影的慣用結構。影片弱化了曾佔據中心位置的男性角色與愛情橋段，轉而專注攻破女性的友情關卡。與此同時，在這段和《甜蜜蜜》一樣橫跨數十年的情感關係中，電影鑲嵌了一個懸疑類型的敘述結構，讓觀眾得以跟隨鏡頭一步一步地揭開「謎底」。

近年的院線數據昭示中國青年一代強大的票房消費力。在這兩部在票房和口碑上先後獲得一片喝彩的電影中，陳可辛自從《中國合夥人》之後又一次證明了他的電影配方對市場脈搏的精準把握。在眾多「北上」的香港影人中，無論是陳可辛自己執導，還是擔任監製的電影票房從未抵達過「頂峰」，但是，在商業類型片的創新方面，陳可辛的「融合之道」時常能帶來驚喜。

這種對內地社會發展和電影市場的敏銳並非一蹴而就。陳可辛的「北上」電影之路一開始並不順利。闖入內地電影的「大片」時代，陳可辛的第一部古裝「大片」《投名狀》在製作過程中面臨的重重困境帶給他迎頭一擊。實際上，古裝「大片」對擅長都市中產故事的陳可辛而言，無疑是弱項。這一點從陳可辛的下一部古裝片《武俠》的失敗再一次得到證明。《武俠》之後，如何講述中國故事成為陳可辛不得不解決的命題。在反思中，陳可辛迎來了《中國合夥人》。這一次，他終於找到了自己的表達形式。在這位善於觀察的香港影人

所喜，著名印象派畫家梵高（一八五三至一八九〇）也曾以此入畫。現藏於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館的名作《杏花開》創作於畫家生命的最後一年，藍色背景中，數枝白色杏花正開得燦爛。與梵高那些熱烈到近乎暈眩的畫作不同，《杏花開》的用筆與用色均相當克制，不過分熱烈，卻平和且充滿生機與希冀。與梵高關係親密的弟弟提奧之子在那年出生，據說這幅油彩畫作是畫家送給侄兒的禮物。因杏花為早春開放的花種之一，梵高此作亦是對新生兒乃至生命本身的禮讚。

草木榮枯，四季更迭，生命流轉不息。當我們回望數百年前中國與歐洲畫家筆下的杏花，再看當下疫情中藝術家以草木樹花為題的畫作，便覺不論時代與潮流如何遷變，人們向善向美之心，歷久彌新。